

地 220.103
136-1
部 = 1-2

秦州新志刊
謬 壹册



繆海秋

敘

邑有志乘猶國有史書
史固宜秉直道志亦需
協公評我

朝自乾隆二十九年平金
川後奉

泰州新志刊謬

敘

勅撰大清一統志五百卷乾隆
三十二年

欽定皇朝通志貳百卷考證精
詳蒐羅宏富煌煌乎千
秋之正史萬世之良模
也顧通志一統志必採



撫郡縣各志稍有舛訛
卽垂正史泰州志自雍
正六年重修後迄今百
年矣前州牧王倡義捐
修誠爲盛舉無如秉筆
旣鮮三長纂修祕諸一

室三載後始付梓同學
索而觀之喟然曰此穢
書也其關係最大者如
妄刪

諭賜祭文

欽定明史諸傳妄誕不經毫無

顧忌其餘竄改無稽是非失實以邑乘爲家乘以私評掩公評揆諸人情論有未協傳之後世匪特敗一邑之風化設採入一統志中其與我

朝慎重史書之意不大相悖謬乎同學籤呈舛謬各条公籲大憲奉檄改纂但前此司事者已飽颺而去而卷帙浩繁又非一手一足之烈因訪

毛西河蕭山縣志刊誤
之例訂爲泰州新志刊
謬兩卷弇鄙之譏知所
不免而是非公道自在
人心僞者去而真者始
可傳耳第刊不勝刊補

不一補所望博雅君子
悉心釐正廣爲搜羅以
匡所未逮是則某等之
厚幸也夫是爲序

道光十年 月 日同

學公撰

泰州新志刊謬纂輯姓氏

任 鈺其相

宮錫祚友山

潘慶齡予亭

仲 耀正淳

儲紹書鳳函

潘鶴齡松岩

仲 炯以新

胡其相

凌 輅樸庵

泰州新志刊謬纂輯姓氏

王錦雲鑑泉

陳 達雲衢

王世泰蘭亭

儲賢書獻庭

宮 騏時圃

陳奉宣方川

程紹芸香岩

宮櫬華子梁

俞肇鏌召夫

繆文光松泉

宮玉華晴湖

陳琪東美

王世豐宜中

陳琥繡堂

繆文煥彬甫

宮庭彤九

朱傳榮戟門

許碩耆吟樓

張學渠式南

常增繼香

泰州新志刊謬纂輯姓氏

沈殿春芍園

宮庠筱衫

陳兆鰲壺山

汪泰右民

俞庸中子

許受耆益亭

儲鎮藩价人

夏蓉照初

程紹昌文伯

李慶華小白

夏 荃文若

張 斐蓉臺

陳蘭芝畹香

丁學鴻寶書

陳 誼仲宜

凌 轅右軒

沈清淮東山

韓慶魁杏園

沈大塹伯疋

田茂華暢園

秦州新志刊謬

纂輯姓氏

三

王勳業品南

俞雲漢子湘

桂 衡伊伯

田寶臣少泉

潘世鏌粹玉

繆 鑑輝宇

胡德華

繆錦舒濯江

王應甲幹初

凌曙宮曉村

陳奉綸掖亭

鄒 鋈美鏐

陳金詔叔度

吳 澍石潭

王丙業梅坨

徐樹基玉昉

王佐業价臣

陳于廷梅仙

朱賜章午橋

陳 第槐卿

秦州新志刊謬 纂輯姓氏

儲步階石坂

宮元漢倬雲

程祥鏊瀛仙

李裕泰綽庵

馬文炳煥光

陳文田硯香

秦州新志刊謬卷上

新志建置門

發新州志建置首一條謂周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時屬楚或曰卽楚海陽案語引戰國策楚地東有海陽爲証本於新府志是矣但元吳師道註曰盧藏用云在廣陵東今揚州海陵縣故此條必兼採吳註方爲海陽卽海陵之實據纂志者祇知引戰國策而不
知引吳註終未分曉

發新州志謂秦屬九江郡同於新舊府志舊州志各志皆因通典而承其誤無有能正之者應舉全謝山漢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一

書地理志稽疑以駁正之據地理志稽疑云九江始皇二十四年置漢因之又分衡山廬江豫章江夏東海始皇二十四年置漢因之又分泗水廣陵臨淮按此則九江跨兼江介東海則郟以至江都地里各判因知秦屬東海郡而不屬九江郡全謝山已於廣陵國下當云故屬秦東海郡而各志於秦州沿革皆本通典遂謂秦屬九江郡亦由胡棣欄謂秦無東海顧宛溪尙仍其謬故爲此語不知秦東海之名旣見前漢書陳勝傳又見周勃傳安得云無秦有東海郡則以秦地理攷之廣陵必屬東海郡無疑且前漢書地

理志明以海陵屬臨淮郡益見漢分東海爲臨淮其地遂屬臨淮秦未分東海爲臨淮其地仍屬東海纂州志者未閱地理志稽疑遂至相沿而誤耳 又按新志此條案語云秦三十六郡無楚攷平楚時暫置後爲九江郡其說本於胡棨礪胡氏謂秦滅楚後分爲九江郡會稽三郡蓋原史記孫檢註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之語此條錢竹汀廿二史考異亦引之並以秦始皇父名楚故始皇本紀稱楚爲荆孫氏謂滅去楚名爲得其實亦謂滅楚之後未嘗置楚郡然錢竹汀雖未駁孫注而胡棨礪沿孫

註之訛全謝山地理志稽疑直指其謬云楚郡前志續志晉志皆闕始皇二十四年置楚郡見楚世家次年置會稽郡見秦本紀蓋錯舉而不備其實秦滅楚置五郡曰楚曰九江曰泗水曰薛曰東海及定江南又置一郡曰會稽而無鄆郡楚郡蓋自淮陽以至彭城泗水則沛也薛則魯也東海則郟以至江都也皆江北也會稽則江南也惟九江跨兼江介誰言由楚郡分置爲三乎棨礪欲護三志之失而爲此語何哉再案地理志稽疑云予參前志續志以求三十六郡之目前志有東海無黔中續志有黔中無東海而皆

失去楚郡則祇三十四郡矣以內史充其一又不足則以晚出之鄆郡充其一故前志續志所闕者稍異而其實則同裴駟註史記但主續志不考前志而晉志因之於是厚齋棗礪亦因之惟三劉嘗言鄆之非秦置卒亦未得三十六郡之數今除內史不豫外內史漢之二三輔及宏農不在三十六郡內蓋以尊京師也前志續志晉志皆誤以爲三十六郡之一見地理志稽並收二志之東海黔中補以史記之楚郡則三十六郡者始完隴西北地上郡漢中蜀郡巴郡六郡皆秦境邯鄲鉅鹿太原上黨雁門代郡雲中九原八郡皆趙境河東東郡碭郡三郡皆魏境三川潁川南郡黔中南陽長沙楚郡九江泗水薛郡東海會稽十郡皆楚境齊郡琅琅二郡皆齊境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皆燕境見地理志稽疑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知此卽知通典微差者亦以內史混入三十六郡中而秦之三十六郡全謝山臚列其名無內史有楚郡新志案語不能據以正前人之謬猶謂秦三十六郡無楚又云後爲九江郡無識甚矣

簽新州志引舊志云光武建武六年海陵省入東陽屬廣陵新志駁舊志謂此因建武六年有并省四百餘縣之事遂傳成其說要知後漢時海陵省入東陽崇禎州志康熙府志及江南通志沿革門皆有此語豈盡屬附會乎案前漢東陽有二一屬清河郡一屬臨淮郡臨淮郡之東陽海陵猶未省入故前漢書地理

志於臨淮屬縣兼載東陽海陵海陵以吳王濞海陵
倉得名東陽各異其說水經註云淮水至廣陵城楚
漢之間置東陽郡又下邳縣故城東陽郡治文潁曰
東陽郡今下邳是也然前漢書地理志以下邳屬東
海郡以東陽屬臨淮郡以廣陵江都屬廣陵國則不
得謂東陽卽下邳亦不得謂東陽卽廣陵也江南通
志於古都邑內引前漢書高祖功臣表東陽武侯張
相如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封前漢書王子侯表東陽
節侯宏清河綱王子本始四年四月己丑封謂東陽
今隸揚州府之泰州旣不可爲定論亦與古蹟門以

東陽城屬天長自相矛盾耳惟新府志引通典云東
陽縣城在盱眙東爲得其實江南通志古蹟門亦謂
東陽縣城在天長縣西北七十五里天長在盱眙東
與通典所云相合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引困學記
聞謂東陽今盱眙縣此說非也又王伯厚困學紀聞
引後漢書郡國志云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
濞太倉在此誤添縣字江南通志沿革表十駕齋養
新錄皆仍其誤新府志引此條雖不誤添縣字但謂
以漢地考之中隔射陽高郵二縣不能遠至海陵因
疑後漢志廣陵郡下無海陵蓋傳寫有脫而以海陵

之長洲澤上綴東陽且引三國志註孫策破劉繇別
將於海陵又呂岱傳廣陵海陵人俱在建安時爲後
漢廣陵郡有海陵之證新州志駁之云後漢廣陵郡
十一城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凌東陽射陽鹽漬與堂邑海西本無海陵不得云
傳寫有脫至光武時省減縣國而海陵之名已著前
漢縣可廢而名不必廢陳壽裴松之晉宋時人或仍
舊名書之不能據此而斷郡國志之有誤其說是矣
若謂郡國志如滎陽有鴻溝水高陽故屬涿有葛城
之類俱係連文此條中斷一字未可云上綴東陽所
論非是何也長洲澤本海陵所有後漢海陵入東陽

東陽遂有長洲澤郡國志言東陽故屬臨淮推其先
也能因原文中斷一字竟以爲非連綴書乎纂志者
求其故不得轉謂海陵在後漢自係省入他縣彼所
云他縣者果何所見而云然而省入東陽並非無文
可據據南畿志云海陵縣後漢省入東陽縣江南通
志於揚州建置沿革表引以爲証南畿志六十四卷
明陳沂著

徇採入藝史志中纂修諸人不知本南畿志以見崇
禎州志康熙府志雍正州志之均非附會祇因雍正
府志謂并省無明文亦謂無文可據豈可與

簽新州志謂三國時廢並引宋志所云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射陽海陵高郵江都三國時廢爲據及閱宋書州郡志而知纂州志者並未細閱宋志也案宋志於淮南太守下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此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洪稚存補三國疆域志淮南郡下亦引之蓋魏淮南郡領縣十其壽春成德下蔡義成西曲陽平阿全椒阜陵八縣洪稚存謂三國時魏吳俱無此數縣與宋志合非謂無射陽海陵高郵江都諸縣也又宋志謂射陽令三國時廢屬臨淮太守海陵

令高郵令江都令三國時廢屬廣陵太守旣非連文與江淮二語詞義更不相屬且令廢而縣不廢故魏志黃初二年張遼與曹休至海陵吳志呂岱傳廣陵海陵人此皆三國不廢海陵之實証新州志引宋志刪去令字遂疑令廢縣亦廢並以江淮戰爭民所不居之數百里卽指射陽海陵高郵江都荒謬極矣江南通志新府志亦謂三國時廢皆由令認爲縣於宋志未加詳核耳至新志案語謂廣陵海陵在三國時不能定其屬魏屬吳所論非是據通典云後漢廣陵郡魏爲重鎮嘉平後屬吳江南通志沿革表引之洪

稚存補三國疆域志亦謂廣陵郡漢志魏領縣九

廣陵

安平凌東陽射陽後屬吳孫亮使衛尉馮朝城廣陵

又考晉地理志晉廣陵郡無海西有海陽疑卽漢海

西據此則三國時之廣陵海陵固先屬魏後屬吳也

何不能定之有

簽新州志引宋書州郡志云晉太康元年復立新府志

沿革門亦同然宋志此語上有海陵令三字則復立

者立海陵令也新府州志刪去海陵令三字皆不善

閱宋志耳惟江南通志沿革表中引宋志註明海陵

令三字並據晉書志廣陵郡海陽縣以証晉初有海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陽爲得其實又雍正府志言晉改曰海陽新州志本

新府志以駁之是矣案晉改海陽不特史無明文卽

崇禎州志謂晉一字內徐州所部廣陵郡之屬縣有

海陽註云卽海陵雍正州志從之康熙府志亦謂晉

爲海陽縣皆不言改名也至新州志案語云海陽之

名雖見國策而宋書不言改名陽字恐卽陵字之譌

原本新府志海陵爲海陽祇是傳寫之訛二語又謂

新府志引簡文紀毛璩傳以証之而不知非也據通

志沿革表云晉書志無海陵縣有海陽縣註云有江

海會祠與前漢書註海陵縣同則晉海陽卽漢海陵

故地合之崇禎州志康熙府志雍正州志皆不得以爲陽字卽陵字之譌且新府志引晉書簡文紀庾希反自海陵入京口毛瓌傳海陵縣界地名青蒲以誌晉武帝立海陵則尤誤

大清一統志表云海陵縣東晉爲海陵郡治洪稚存東晉

疆域志亦謂廣陵郡東晉分出海陵山陽二郡凡領

縣五淮陰廣陵海陵高郵興廣陵郡中有海陵縣據此則西晉

爲海陽東晉爲海陵晉書簡文紀毛瓌傳皆言海陵

以簡文帝爲東晉之君毛瓌亦東晉孝武帝安帝時

人時已有海陵故紀傳言及之何能引此以爲晉初

泰州新志州謬 卷上

復立海陵之証新府志既誤新州志尙仍其誤可乎

簽新州志引晉書地理志云安帝分廣陵之五縣建陵臨江

如阜寧海蒲濤置山陽郡屬南兗州新府志亦引此條又據

宋書謂山陽當作海陵新州志案語以爲是錢竹汀

廿二史攷異亦謂以宋志攷之安帝義熙中分廣陵

立山陽郡所統者四縣山陽鹽城東城左鄉也又分廣陵立海

陵郡所統者五縣建陵臨江如阜寧海蒲濤也志誤合之新府州

志誠能正晉志之誤矣至晉志於兗州誤加南字新

府州志皆不知其謬據廿二史攷異云晉南渡後僑

置徐兗青諸州俱不加南字劉裕滅南燕收復青徐

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而僑置之名如故是時兗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兗州但以刺史治廣陵或治淮陰而遙領淮北實郡義熙末乃以兗州刺史治滑臺而二兗始分然僑立之州猶不稱南至永初受禪以後始詔除北加南沈志謂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此特據後來之名追稱之非當時有南兗之名也十駕齋養新餘錄亦云晉志兗州篇云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此所舉濮陽諸郡卽徐州篇之南濮陽諸郡而不繫以南是爲允當惟云後改爲南兗州則誤與

徐州同試檢南渡諸帝紀除授徐兗二州刺史者歷歷可數曾有稱南徐南兗者乎諸臣傳中除僑立郡國守相者多矣亦曾有稱南東海太守南琅玕內史者乎晉書紀傳之文無有與志相應者按此則唐人修晉書於地理志述南渡僑立州郡多謬妄卽兗州稱南亦由誤以宋代追稱爲晉時本號著之正史錢竹汀力辯其非新府志不知新州志又不能據廿二史攷異及養新餘錄以糾晉志之謬尙得謂善讀史耶

新州志謂建陵廢縣在秦州東北七十里本東海郡

屬縣義熙中僑置於此見方輿紀要新府志案語亦同然據洪稚存東晉疆域志云建陵漢縣名圖經漢縣在今沐陽縣界晉義熙中僑置於海陵縣屬山陽郡尋屬海陵郡一統志晉建陵僑縣在海州東北七十里一統志所云較方輿紀要爲足據方輿紀要謂在泰州東北焉知非海州誤爲泰州乎新府州志承其誤因在泰州東北遂以爲今東臺縣境則尤屬附會何如從東晉疆域志之爲得與

簽新州志案語云海陵郡晉志屬南兗州雍正府志作隸徐州因宋元嘉八年以廣陵江都等縣立南兗州

治廣陵遂疑南兗州爲專領廣陵一郡又謂宋末南兗猶領郡十一南齊時始分爲五郡並註明南兗州非專領廣陵一郡此說是也至案語謂因宋元嘉三十年南兗并省南徐故以海陵郡屬徐州則有不盡然者崇禎州志謂晉安帝義熙七年分廣陵界置海陵郡隸徐州康熙府志雍正州志從之江南通志亦謂堂邑鍾離盱眙海陵山陽五郡晉志並附見徐州輒於揚州建置沿革表中載明晉隸徐州南北朝隸隸徐州南兗州不止雍正府志作隸徐州耳卽宋書州郡志南徐州下謂永初二年郡國志又有南沛南

下邳廣平廣陵盱眙鍾離八郡廿二史攷異稱其中
脫海陵山陽二郡則海陵郡之隸徐州非以南兗并
省南徐也如謂晉義熙時徐州統郡十一廣陵海陵
不在所統其論尤謬據晉書地理志云義熙七年始
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仍爲徐州統十一郡彭城沛
下邳蘭
陵東莞東安瑯琊淮
陽陽平濟陰北濟陰 廿二史考異駁之謂彭城以下
十一郡皆北徐州所統依宋志尙失數東海一郡而
北濟陰爲宋孝建所立不應義熙已有之當去北濟
陰而增東海爲十一郡其徐州仍寄治京口而遙領
廣陵山陽海陵盱眙鍾離諸實郡是徐州未嘗不統

海陵廣陵也東晉疆域志僑州實郡第五爲徐州胡
三省云徐州實郡在江北者有廣陵堂邑鍾離三郡
洪稚存以爲不止此沈志穆帝永和郡移出京口
圖經晉徐州僑治京口凡領舊郡二增置郡四首廣
陵郡次海陵郡與實郡州縣中北徐州所領之郡不
同纂志者不審徐州有二祇以北徐州內無廣陵海
陵二郡遂忘廣陵海陵屬於僑置之徐州舛誤甚矣
新州志案語謂宋元嘉時以江北爲南兗州廣陵海
陵割屬焉合之通典宋文帝遣南兗州理廣陵之文
原可互證但六朝南北紛爭各州領郡無常未可執

一以爲斷而海陵郡之隸徐州史書亦有實証以宋書武帝紀考之義熙十三年進宋公竄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琊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十郡益宋國十四年固讓進廢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益宋國可見徐州領海陵郡晉宋間有然尙得謂海陵郡之隸徐州史文無見耶

發新州志謂景龍二年析海陵置海安縣開元十年復省入本新唐書地理志舊州志新府志皆同又引方

輿紀要云寧海晉安帝置隋以如臯縣并入唐又省入海陵新府志沿革門亦引之但府州志於海安寧海是一是二究未分曉按江南通志謂南齊志海陵郡有海安縣卽唐析置之海安也又謂唐書志無寧海縣蓋仍省入海陵也景龍中析置海安縣當卽其地江南通志所云較之方輿紀要尤爲明晰纂志者但知府志引方輿紀要何不參江南通志以證明之歟

發州府志案語兼及興化縣引宋史地理志云紹興五年廢爲鎮並註明舊志廢縣爲昭陽鎮附海陵縣語

康熙府志亦同豈以興化相傳戰國時楚將昭陽食
邑遂以名鎮乎但昭陽廟昭陽墓俱在縣治西陽山
不聞有昭陽鎮也雖方輿紀要云興化縣唐海陵縣
之昭陽鎮然新府志駁之既本一統志載興化陵亭
安豐芙蓉三鎮無昭陽鎮名縣志亦無之未知顧氏
何據又本寰宇記吳改招遠場爲興化縣因疑昭陽
爲招遠之譌新州志沿革門既從新府志引寰宇記
矣何以仍承舊府州志之誤且宋志僅渾言廢爲鎮
新州志不得定指爲昭陽鎮也故註引舊志語以刪
去爲是

新志祥異門

簽新州志失載齊時海陵獲白麋一條據南齊書祥瑞
志云武帝永明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麋新府志
祥異內引之新州志不載

簽新州志不載唐開元時地震一條據江南通志云唐
開元二十二年泰州地震西北隱隱有聲折而復合
經時不止壞廬舍殆盡壓死四千餘人舊州志旣脫
新州志不據通志以補之亦不免於遺漏

簽新州志無天僖元年春蝗一條據舊州志云宋天僖
元年春蝗夏六月大風吹蝗入江海或抱草木死新

州志刪去何與

簽新府志本宋史五行志載明神宗熙寧四年六月秦州獲白兔新州志不載

簽新州志刪舊州志所載宋淳熙三年七月蝗一條案
康熙府志云淳熙三年七月淮甸大蝗真揚秦州捕埋五千斛舊州志與舊府志備載新志妄行刪去

簽新州志刪舊州志所載宋徽宗政和六年水一條舊州志與康熙府志同新州志刪

簽舊州志載明憲宗成化二十年秋至二十一年冬大旱河竭斗粟可易男女新志削去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四

簽新州志載明神宗萬曆二年河決同隆慶三年本於舊州志而註中又引明史五行志云三年二月淮揚大水八月河決高郵遂疑二年係三年之譌不知康熙府志云明神宗萬曆二年通泰高郵興化如臯泰興風雨異常江湖漂沒人民無數江南通志亦同雖秦志言河決府志通志言江湖小有異同要其言二三年水患則一且明史五行志並載萬曆二年八月揚州河溢傷稼新府志兼引之纂州志者何以見二年無水患而云係三年之譌耶

簽新州志載明萬曆二十五年雨粟雨毛原本舊州志

但據康熙府志云萬曆二十五年通泰如臯水嘯泰州天雨粟雨毛則水嘯一事自宜增入舊志既脫而新志不知據府志以補之疎略甚矣

發舊志載明懷宗崇禎六年水六月二十五日風雨江溢人民溺死無算一條新志不載

發舊志載

國朝康熙三十九年大水一條新志刪去

新志山川門

發新志載市河自南水門入至北水門出原本舊志案宮偉鏐庭聞州世說以舊志爲誤蓋本廖玉巒所云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五

新志不據以駁正之仍承舊志之誤至新志依舊志以玉帶河爲城內沿城一帶東西市河亦未分曉據宮偉鏐庭聞州世說云治有中市河東西市河如川字形南北水門交會而橫亘其中者爲玉帶河在州治在察院爲玉帶橫腰在道治爲水纏元武宮偉鏐河渠論及覆高念侶兵備書詳言之蓋市河有四道中河東河西河而其中橫互之處方爲玉帶河新志何不據以改正而尙仍舊志之說耶又舊志謂東水門塞李三才自東門新開一河接通南北新志引此說而不言明李三才亦不免於遺漏

新志河渠門

發新志河渠內言市河云東市河由南水門入沿城遶至東水門出後東水門塞復自東門內新開一河連接南北西市河亦自南水門入通新河俱從北水門出名玉帶河語本舊志形勝門玉帶河註新志引舊志以市河自南水門入北水門出及以城內沿城一帶東西市河為玉帶河前已於新志山川內引宮偉鏐庭聞州世說以駁之矣新志又引舊河渠考云城中向有玉帶河其水自太和橋入八字橋從經武橋沿橫抱如帶故以玉帶名八字橋西古河舊蹟地形

新志刊謬

卑窪者皆是舊志兩說不爭新志兩存之而迄無定

論不知宮偉鏐論河渠云三河川流而橫互其中者

為玉帶河與舊志河渠考所言玉帶河相合故論中

引之則舊志形勝門玉帶河註終未明晰至新志謂

玉帶河在前明時已淤塞亦屬含糊之談按宮偉鏐

河渠論及庭聞州世說所載知明時來陽伯鄭潛菴

二八先心門三市河玉帶河止開東一半西以黃公

宛懷書室未開來陽伯名復明天啟七年任兵備副

使鄭潛菴名二陽崇禎七年任兵備副使因開市河

有功於州人州志名宦皆有傳迨順治年間兵備高

光夔問宮偉鏐泰州市河偉鏐覆書中有云三市河及玉帶河東一半現通略疏濬之便足惟玉帶河西未開以黃氏別業在今沒入官惟此時最便不意占業者交通簧鼓其中又賄買園丁梗令復報罷當卽庭聞州世說所指冒領竊踞之杜姓也是玉帶河至八字橋以東在

國初猶無阻滯自八字橋以西在前明業已淤塞新志何
不分別言之而顧渾淪其說乎

簽新州志廟灣誤載繆灣至新河壩明洪武二十五年建迎恩橋明萬曆三十年建載在舊州志登仙橋宋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七

乾道元年建樂真橋宋淳熙十二年建載在舊州志

新府志新州志年歲誤載

新志載新河壩洪武十五年建迎恩橋萬曆三十一年

年建登仙橋乾道三年建樂真橋淳熙十三年建

以及舊州志橋渡中載州

堂後藕花洲有小橋二今廢舉人孫雲鵬捐修南濟川橋通志關津中載市河東溪光橋新州志俱刪去非脫略而何

新志城池門 街市附

簽新州志於海安鎮城引陳大建五年師克齊城海安雍正府志亦引之新府志刪去此條謂隋書地理志東海郡梁置青州東魏改曰海州漣水東魏改曰海

安陳書宣帝紀云徐
破辨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
則陳所克之海安今安東並非泰州且陳師是時向
西北行亦未嘗東抵海陵也其駁正舊府志誠是新
州志不應承雍正府志之誤又按江南通志謂漣水
三城在安東縣而崇禎州志康熙府志雍正州志載
海安鎮城皆不引此條益見陳克海安絕非泰州海
安故新州志所
應仍從新府志明去

簽新州志載蒲鞅市註云一在三三街坡北第舊志載
明在三元坡北
一舊志形勝門有二元坡注云州治
北門外坡子也舊曰爲儲氏所居後儲確中鄉試會試

泰州新志刊謬

卷

六

俱第一故名據此則蒲鞅市當在二元坡北舊志街
市門猶誤二爲三新志遂誤載三三街坡北不知泰
州並無三三街之名謬甚

新志公署門

義局附

簽新州志載衛所署卽前明守禦千戶所而不言明洪
武元年正千戶謝成建後千戶王軌重修此條載在
舊志兵戎門
初志不載何與

簽諸惟詮舊係通州吏目緣事革職捐復後補泰州吏
目在任數年種種貪婪之狀不可勝數尤可惡者壬
午春祭

廟不敬修尉署佔越考篷種花木挖取城土衆怒咸歸
天譴旋及年甫逾四十而沒邑人聞其死也靡不撫
掌稱快雖育嬰普濟小有捐施無非股衆姓之脂膏
沽一己之虛名並不足以掩其罪今纂志者於公署
義局內詳晰書之吏目署巷口勝日海陵尉署道光
三年吏目諸維詮置書房南六間
吏目諸惟詮重建院有冬青一株因以名館廂房四
間吏目諸惟詮建見公署 道光二年育嬰堂重修
號房吏目諸惟詮捐錢一百千普濟堂東號
房十二間吏目諸惟詮倡捐新建見義局始有私
於惟詮耶志書傳信本以昭示來茲卽志中稱頌吏
目諸惟詮數條直令數十百年後閱此志者反目惟
詮爲賢尉竟不知爲罪大惡極之貪官顛倒是非惟

此志爲甚

簽譚獻琛於嘉慶三年捐衆姓貲建水倉獻琛欲獲利
私改水倉爲舖面直至十數年後市中火水倉無備
各舖戶譁於其室獻琛子始復建水倉此事邑人共
知之而新志旣詳載義局內又於篤行傳中舉倡建
水倉以爲獻琛功耶過耶

新志學校門

簽新州志載宋淳熙七年常平使鄭嗣宗修州學本於
舊州志而註中又云府志秩官常平司作孟嗣宗州
志幹辦有鄭嗣宗未詳孰是及閱舊州志秩官表於

常平司幹辦亦作孟嗣宗與新府志畧同並未作鄭
嗣宗是舊州志學校門常平使有鄭嗣宗或係孟嗣
宗之訛第舊州志秩官表提舉官內又有鄭嗣宗據
戴溪提舉壁記云紹興六年以提舉蔣璨兼領提刑
常平茶鹽事九年常平復隸提刑而茶鹽專置提舉
十三年提舉徐德請於朝治常平茶鹽併爲一司自
是定爲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觀此而提舉本兼常平
使淳熙又在紹興後則學校所載常平使鄭嗣宗卽
秩官表內之提舉司鄭嗣宗均未可定總之舊州志
幹辦內絕無鄭嗣宗名卽新州志秩官表亦於提舉

司載鄭嗣宗於幹辦載孟嗣宗與舊志兩存其名相
合忽於學校註中言州志幹辦有鄭嗣宗謬戾甚矣
簽新州志於學校六齋鑪亭稱宋嘉定十五年教授徐
牟德置註云府志秩官無其人案新府志秩官表載
宋秦州教授有徐自明嘉定十三年任疑徐牟德卽
徐自明以姓氏時代既已相符而牟德與自明名號
又多所關合也

簽新志於學校名宦祠不載朱公節按舊志學校一門
名宦祠有朱公節且康熙府志名宦朱公節有專傳
傳末云祀州名宦舊州志名宦朱公節傳末亦有祀

名宦之語新志名宦朱公節傳中並云祀名宦而於學校名宦祠中忽刪其名妄矣

簽新州志於田敬錫所捐田畝載每年額收租錢迥不相孚按敬錫原捐西錦庄田三百九十二畝七分八釐征租錢二百十三千六百二十四乾隆四十九年詳請變價田一百八十畝零五分扣除租錢八十八千七百八十六淨存田二百一十二畝二分八釐實征租錢一百二十四千八百三十八道光二年趙州主查勘田畝加租錢十八千一百零五舊有各佃節年領退更換結賬錢二百零三共成今實征租錢一

百四十三千一百四十六至變價錢八百十八千存典生息新志模糊並未確載尤謬者僅載租數三十八千零八十四遂失載一百餘千之多豈州卷並未吊閱耶

新志賦役門

簽新州志賦役內載蠲賑不詳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大水賑一條舊志所有新志刪去

新志軍政門

簽新州志軍政門於歷代兵制絕未之載新府志謂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

置府凡六其在揚州境內者有四曰邗江曰方山曰新林曰江平並註明新林在今泰州又謂南唐時以荆罕儒爲泰州團練使治海陵宋初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兵民之事皆總焉揚州真州泰州高郵軍各有知軍事一人南渡後揚州爲形勢之地控禦所關宋史地理志稱通泰鎮撫使鎮海陵其約畧可見者也按宋史兵制皇祐五年增教閱忠節總爲十指揮在揚州境內者共三指揮揚州泰州真州各一治平中一百七十四指揮在揚州境內者五指揮揚州二真州泰州高郵軍各一熙寧三年揚州減

爲一指揮真州泰州各一如故高郵軍一指揮闕弗補其廂軍建隆以來之制有奉化軍在揚州境內者共四指揮揚州泰州真州高郵軍各一水軍在揚州境內者共三指揮揚州高郵軍各一壯武軍在揚州境內者共三指揮揚州泰州高郵軍各一鹽車軍在揚州境內者共二指揮泰州真州各一泰州又有捍海軍一指揮熙寧以後泰州又有水運一指揮泰州又有耀武軍一指揮泰州又有水軍奉化一指揮再攷元至元二十三年二月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爲上中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

三十七翼高郵爲上萬戶府真州爲中萬戶府揚州
泰州爲下萬戶府各置達嚕噶齊一員萬戶一員典
兵二十七年調泰州高郵兩萬戶府漢軍戍寧國徽
州又揚州有打捕鷹房官捕戶七十二戶又通泰有
打捕提舉司打捕戶七百四十九戶隸淮東淮西打
捕總管府屬宣徽院亦皆兵籍也據此皆足以見唐
宋元泰州之兵制新州志竟不錄入軍政門至於前
明兵制康熙府志言泰州設忠孝忠義兩營中軍二
員統兵八百九十四名嘉靖間因倭寇告警設海防
兵備道駐防泰州二營屬焉雍正府志軍政內言明

設通泰興化三守禦千戶所雍正州志載正千戶一
員副千戶七員副鎮撫三員百戶十員嘉靖三十三
年征倭授指揮僉事一員副千戶二員試百戶二員
吏目一員更添設海防兵備道兵增至一千八百名
迨倭警少息兵止五百九十四名復以邊防宜密添
兵三百名合計之正與康熙府志八百九十四之數
相合雖

朝裁明指揮僉事千百戶鎮撫之屬後並海防兵備道
悉除不設然新州志軍政門要必敘出歷代及前明
兵制方見原委並知沿革無如纂州志者於新舊府

志所詳既不錄入於雍正州志所載盡行刪去荒謬極矣

新志祠祀門 坊表附

簽新志祠祀門載董公祠祇言祀孝子董永明萬厯年
建既不詳其處又不敘及建祠之原委按董公祠在
州治西南潮音寺內因侍御謝正蒙巡鹽兩淮夢公
與語誤建董仲舒祠於江都後復夢公乃建祠於此
祠中現有碑可據攷新府志秩官載謝正蒙本萬厯
年巡鹽御史又祠祀中詳寶應縣董孝子祠旣云明
萬厯間建東台縣董孝子祠明言萬厯四十五年鹽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十四

院謝正蒙改建雖秦州董公祠新府志偶脫然閱新
府志祠祀門所載及秦州董公祠碑文則秦州與寶
應東台所建董孝子祠共有三處合新府州志皆言
萬厯年建均屬謝正蒙無疑何纂志者竟不知詳晰
書之耶

簽新州志載周處士祠云祀宋鄉賢周恪按周恪舊志
仙釋門有傳而新志所載學校中鄉賢祠宋代絕無
周恪名則宜稱處士周恪不能稱鄉賢周恪矣

簽新州志載科第坊表妄刪舊志者甚多據舊志云進
士坊三一大寧橋大街南爲林正茂建一大寧橋南

北各一為張文張巘建都憲坊在大寧橋大街南為
凌儒建世榮坊在文利坊為李彬中鄉試建新志皆
未之載至舊志於百歲人仙三朝人傑坊載明為陳
佐陳薦建新志乃刪去陳薦謬甚

簽新州志於節孝坊多所遺誤即以姜堰鎮言李克傳
妻王氏節孝坊乾隆十八年建黃成煥妻陳氏節孝
坊嘉慶十八年建皆在姜堰鎮東甲柯維祺未婚妻
王氏貞烈坊嘉慶二十二年建在姜堰鎮西街新志
均未採入新志如程旭妾王氏貞節坊既云在姜堰
何以姜堰絕無此坊及閱列女傳云程旭妾年二十

泰州新志列傳

五

四歲寡撫所生子熙瑞守節熙瑞本海安鎮人則其
母貞節坊應建在海安後查海安又無此坊知此坊
並未會建遂口入志且誤載姜堰一鎮坊表如斯遺
誤其餘可知

新志

簽新州志秩官表於宋時海陵簿尉中不載樓溱按南
宋樓溱鄞縣人政一錄一為海陵尉簿有送子溱
尉海陵並寄小津詩一曰月夜及集雖新舊府志秩
官詳宋代知有樓溱於海陵必新州志一衣
亦亦然其不均非海陵也樓溱則新州府

志及舊州志秩官表皆脫新州志又不知據攻媿集以補各志之缺豈纂志者並樓大防詩集亦未之見耶

發新州志秩官表於明兵備副使黃家瑞作浙江人與名宦黃家瑞傳中作山東滕縣人彼此互異至明泰州知州王臣舊志秩官作王臣新志名宦傳亦作王臣而新志秩官表王忽誤爲玉以及明泰州判官後升同知王思吳新志名宦傳中稱思吳於正統間任泰州判官九載陞本州同知學校名宦祠中並祀同知王思吳秩官表內同知判官皆刪其名何與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簽新州志秩官表於

國朝遊擊多所遺漏按江南通志武職內載泰州營遊擊魏琨正白旗人雍正五年任此猶雍正州志所脫也至趙茂嗣歸州人雍正七年任趙陞雍正十二年署任徐懷燕雍正十三年任通志兼詳之時舊志已修新志不據江南通志以列於秩官非疎忽乎新志選舉表

簽新州志選舉表中辟薦一類不載譚孺卿按玉海科舉明言宋淳化二年十月十日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又見說郛三十卷宋袁襲楓窻小牘唐宋童子

科江南通志均入辟薦獨此條未曾採入選舉志新舊府志及舊州志亦皆脫畧新州志不知據玉海說郭以補各志之闕豈纂州志者未見說郭亦未見玉海耶

發新州志所編選舉表於宋代科名多所遺誤如胡瑗王俊父舊州志以其爲如臯人皆不載第宋時如臯屬泰州新州志因狀元坊係爲王俊父建因以俊父增入進士不知王俊父於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擢第一非由進士出身故康熙府志列於辟薦誠是新州志列於進士誤矣至新州志因儒林旣列胡瑗傳

胡瑗遂增入進士則瑗子志康志寧均係慶厯丙戌進士何以不增入進士且王俊父祖惟熙景祐甲戌進士惟熙子觀嘉祐乙亥進士惟熙侄觀嘉祐丁酉進士惟熙孫咸義政和甲辰進士惟熙曾孫岐淳熙戊戌進士惟熙元孫正綱淳熙丁未進士康熙府志選舉詳載之舊州志選舉止有王咸義王岐王正綱三人餘皆不載新州志旣增王俊父而俊父以前惟熙子觀侄觀均不增入進士終嫌遺漏又宋時泰興與如臯皆泰州屬縣舊州志選舉所載進士潘穎潘晬康熙府志載明泰興人新州志旣依潘穎潘晬例

增如臯史聲入進士而潘顛熙寧丙辰進士潘頤潘
頽元豐乙未進士潘頽元豐壬戌進士皆秦興人並
與潘穎兄弟行表中又不依潘穎潘晬例錄入進士
非自亂其例乎

發新州志於明代選舉亦有舛錯如徐嵩係明正德辛
巳進士舊州志與府志同新州志誤載辛丑明崇禎
甲戌進士韓承宣新府志註明山西官籍秦州人舊
州志脫去新州志亦不採入至明崇禎乙卯舉人田
顯吉壬午舉人俞鐸官偉鏐季來之舊州志不載新
州志據新舊府志增入是矣第增入者共四人新州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天

志註中誤爲三人又案康熙府志載謝澹秦州人嘉
靖三十三年貢生官訓導舊州志旣脫新州志不知

據康熙府志增入至表內載明代拔貢祇有劉有光

以下七人

劉有光劉宏宇劉際春陳夢日王相
益陳王業陳繼昌見新州志拔貢

豈前

明三百餘年拔貢惟此七人耶卽如陳淑係明隆慶
甲申拔貢有陳氏家乘可憑今表中不載其餘脫畧
可知據陳氏家乘拔貢陳淑官湖廣江陵縣縣丞並
非歲貢新志選舉表誤列名於歲貢且改其官爲武
昌衛經歷雖仍舊州志之誤而纂志者不知據陳氏
家乘以正之

發新州志於

國朝選舉遺誤甚多據舊州志選舉載張幼學順治丙戌鄉榜新志仕績張幼學傳中亦云順治三年舉人而表中獨刪其名劉鑿係嘉慶戊寅科舉人葛春筵係道光乙酉年歲貢表中未載此新志所遺也至陳忠貞陳氏家乘作廩膳生新志選舉表誤載甲午副貢又按陳氏家乘陳忠耿卽瑤笈改名止載康熙壬子副貢不言癸酉拔貢新志選舉表旣載瑤笈壬子副貢又載忠耿癸酉拔貢一人誤爲兩人復增入拔貢已屬謬戾卽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完

國初仍明制副貢亦應歲試或可拔貢何以不註明忠耿卽瑤笈舛誤極矣他如鄭僕奇俞至兩人係嘉慶甲子

欽賜副貢乙丑本會試無鄉試表中誤載乙丑王佐業係道光癸未進士丙戌補殿試乙酉本鄉試無會試表中誤載乙酉繆代琦係嘉慶癸酉科

欽賜舉人表中誤載庚午纂志於前代選舉多錯謬處猶可曰時代久遠未易考據確當何

國朝選舉近而有微尙錯謬至此耶

新志事畧門

新州志引宋史河渠志云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
此徽宗三年宣和詔中語也新州志案語謂府志河
渠志亦錄此條於開邗溝下增自揚州茱萸灣六字
未詳何據按宋史河渠志所載本無此六字故康熙
府志河渠門云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
陵倉江南通志復引之均未言本宋史河渠志新府
志引宋史河渠志而加自揚州茱萸灣六字本新府
志之誤如謂吳王濞開茱萸灣通運海陵並非無據
據太平御覽地部引汜勝之記曰吳王濞開茱萸溝
通運至海陵倉北有茱萸村以村立名汜勝之漢初

人與吳王濞時代相近其言必信而有徵康熙府志
江南通志俱本於是新州志奚不舉以駁新府志之
誤而僅云未詳何據耶

簽新府志事畧門載宋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人緣
江舉火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本通鑑宋紀註中並引
宋書索虜傳云太祖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
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渡江虜以海
陵多陂澤不敢往此亦事實之有關於泰邑者新州
志不據索虜傳以錄入事畧非志乘之遺漏乎

崇禎州志名宦李承傳載大厯中爲黜陟使創捍海

堰自鹽城南入海陵綿亘百二里兵農商竈舉得其利
雍正州志因之新州志以承并秦州官改入事畧是
矣又案舊唐書載承爲黜陟使時奏於楚州置常豐
堰以禦海潮謂與此不同則有不盡然者據宋史河
渠志云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
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
按李承宋史誤作李承實而承築捍海堰宋史詳之
通志府志河渠中亦謂此堰自楚州鹽城南抵海陵
均與舊州志所載相合而舊唐書李承傳及地理志
載承於楚州築常豐堰同以禦海楚州鹽城又與海

陵接壤意常豐堰卽捍海堰舊唐書與舊州志所載
固無有不同且范公堤本捍海堰舊址宋天聖五年
范仲淹監西溪鹽倉發運副使張綸請知秦州因此
堰久廢以仲淹令興化董修築之役六年功成名范
公堤後更隨時修葺通志詳言之而通志於楚州境
內復不詳所謂常豐堰者益可爲常豐堰卽捍海堰
之證纂州志者不知細閱宋史及通志府志遂以爲
不同耳

簽新州志事畧門引舊唐書及崇禎州志載黜陟使李
承陟皆誤爲涉引通鑑唐紀竊獲其書及然後斬之

獲誤爲護斬誤爲慚又案高駢之亂語駢誤爲拊傳
寫多訛纂志者竟不及檢耶

簽新州志不載徐溫殺李儼一條按後梁貞明四年副
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遂自剄宣諭使李儼於困寓
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見通鑑後梁紀新
府志錄入事畧新州志失載

簽新州志不載周世宗幸泰州一條據舊五代史周世
宗紀顯德五年三月壬午朔幸泰州江南通志雜類
中旣引此條新府志事畧錄之舊州志建置門亦載
周世宗顯德五年世宗臨幸陞團練州新州志建置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中旣不載又不採入事畧何歟

簽江南通志河渠志中載宋宣和三年陳亨伯用向子
謹言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本於宋
史河渠志康熙府志河渠志亦載此條新州志河渠
門不錄入而事畧門又失載遺漏多矣

簽新州志不載徐文寇泰州一條按江南通志雜類中
撫史紀事謂紹興三年夏四月水軍統制徐文以所
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
於豫豫以文知萊州帥其衆寇通泰州府志旣脫新
州志又不知據江南通志以錄入事畧皆纂志者之

疎也

簽新州志錄明史張士誠傳云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畧定旣被擒士誠大沮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間道貽士誠書俾降元按新府志事畧門引此條間道貽士誠書上有士德二字新州志刪去士德二字則間道遺書者竟不知出自何人豈非夢夢

簽江南通志雜類中摭史純事云明建文四年燕兵趨揚州守將王禮降卽命禮諭降高郵通泰諸城新州志事畧門不載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新志寺觀門

簽新州志載寺觀較舊州志通志府志多所遺誤按舊州志於泰州光孝寺外復載圓通禪林新州志因光孝寺中註明又稱圓通禪林合而爲一故不載是矣若舊州志載準提菴光孝寺東四房水月菴寺西第五房踰林木之勝內安藏經全部康熙府志載水月菴亦同新州志刪去二菴名並不於光孝寺內載明所屬有準提水月等菴終屬遺漏至舊州志及康熙府志載樂善菴明明在太和橋南新州志獨設載太和橋北豈非盲瞽

簽新州志載泰州列仙祠但云舊祀海陵十仙按宮
鏐庭聞州世說云舊志載列仙祠在香崑南奉吳
十仙又舊志稱十仙堂在起雲山之下雖香崑起雲
前代久廢而十仙之名宜存志傳內載陳毳皮唐先
生徐神翁樂真人王仙翁周處士王鹿女七人而遺
其三陳悟真風尚書戚端公也尙有高存附陳悟真
據此則十仙堂卽小西湖中之十仙堂新志古蹟載
十仙堂未列十仙之目而於寺觀內列仙祠旣未言
在香崑南又何以不載明十仙之名耶

新志古蹟門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簽新志二元坡誤爲三元坡按舊志載明二元坡爲儲
氏所居後儲確中鄉試會試俱第一故名新志何得
因舊志街市內載蒲鞋市三一在三元坡北二元誤
載三元新志古蹟遂承其誤歟

簽新州志載野趣堂云不知其處按儲嵐築野趣堂其
子滋復構雲溪草亭一時張巘陳之輔胡桂梅鸚諸
名流皆觴咏其間故梅鸚有野趣堂賦見州志藝文
中其地曰東莊又曰湖南之濱今雖荒蕪現載儲氏
宗譜中豈纂府志者不知其處纂州志者亦不知其
處耶

簽新州志失載儲氏五泉按嘉靖己丑州人儲崑自新橋河北迤曲至西倉建義井五日常豐曰廣濟曰永安曰通渠曰義興儲洵有五泉記舊志旣脫新志不據儲洵五泉記以補之亦古蹟內所遺也

簽凌都憲園在王文貞公崇儒祠南見心齋全集中新州志失載

新志塚墓門

簽新州志塚墓不載唐甘弼墓唐甘弼舊州志仙釋門有傳傳末云葬響林原且康熙府志及舊州志塚墓門皆載唐甘弼墓在響林原新州志刪去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五

簽塚墓門歷代所詳不過數人卽鄉賢名宦志中不及詳記者甚多今以捐職通判高鳳翥之墓侈列於後噫纂志者幾於諛墓矣

新志名宦門

簽新志名宦陳垓傳云寶寧二年知泰州及閱舊志陳垓傳則謂寶慶二年知泰州且志中秩官表載陳垓於寶慶二年歷紹定嘉熙淳祐凡四任泰州與舊志本傳合何新志竟謬寶慶爲寶寧耶

簽新志名宦不爲牛六年立傳按牛大年字隆叟宋慶元丙辰進士歷任州縣以廉敏稱通判真州權知海

陵縣在郡繕鎧甲增料錢以優卹郡兵會大水饑登賑民及還朝唯一僅荷橐而行宦蹟均載康熙府志牛大年傳中舊州志秩官名宦皆不載新志既依新舊府志增入秩官表又不據康熙府志增入名宦傳仍屬遺漏

簽新志名宦刪舊志者甚多如舊志所載張茂直邢昇陳克讓羅森褚承恩湯采尹諸傳本無宦績猶可以刪至宋惠孔時爲提刑督修浚之功竭力爲國明金廷瑞爲州牧有禱雨之事實心爲民故舊志均立傳以及知州田慶董儀志傳稱慶清慎公勤門無私謁

爲政有條吏不敢欺後陞揚州知府稱儀寬厚公勤撫愛百姓後陞尙寶司卿同知薛均傳謂以廉能保陞應天府尹判官楊榮傳謂學行俱優吏事嫻熟寬平郡民稱焉後陞刑部主事又有田翼商包咸皆以孝廉任學正傳中載翼商純樸無僞課諸生詳悉講貫人材蔚起陞浙江壽昌宰載咸明敏過人倡修試院庚辰登進士爲直隸房山令均當列於名宦而新志概行刪去妄矣

簽新志名宦王規傳後詳載知江浦縣事及闕明代名宦李三才傳後案云府志載三才疏陳礦稅之害因

非秦州事不錄此說是矣而爲覲立傳則又附錄江浦事試問三才與覲二傳宜詳宜略無難立辨乃纂志者於三才傳中則刪其非秦州事於王覲傳後又附錄非秦州事豈監生曹楫堅媚覲得秦邑主講遂有私於覲耶不然何以一門之內先後自相矛盾也
新志儒林門

胡瑗傳末小案云云

發舊志分道學儒林爲兩門本於宋史今依史漢例刪去理學名目但以儒林冠諸傳本於何史

纂修曹等覆云前史儒林傳史記在循吏後漢書在宦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者傳後晉書在良吏後魏書在外戚後梁陳書在孝行後隋書在酷吏後唐書儒學在循吏後宋明史俱在循吏後惟漢書北齊書後周書遼史文學元史儒學俱列諸傳前前後後不同各有體例新志以儒林冠人物諸傳本於漢書北齊書後周書遼元史也志有名宦猶史有循吏新志以儒林繼名宦本於史記晉唐書宋明史也

再發史有列傳指名臣之有勳業者故冠之爲首次循吏是優於吏治者次儒林是優於道學者故首列傳次循吏次儒林新府志亦以列傳爲首而儒林次之

今以儒林冠人物諸傳而曰本於漢書北齊書但漢書北齊書皆首有列傳豈以儒林冠其首耶志中名宦指異地之官於此者非本地人物也登履者何得以循吏牽混如此強辯止可欺無知之董事爾

儲罐傳

簽新志載儲罐傳妄刪

欽定明史

明史二百八十八

又罐傳末注云明史參舊府志不知新府志儲罐傳恪遵

欽定明史至舊州志成於雍正六年明史成於乾隆四年舊州

志在明史之前時明史未成無可遵從迨明史奉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旨頒行天下修志者可以妄刪耶

纂修曹等覆云明史儲罐傳有割股療母一語舊州府志俱不載蓋割股爲傷生之事非儒者所貴攷明史儒林傳中多述居喪廬墓未有以割股稱者劉萬春亦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而世俗孝割股是以先後二志皆譏焉君子愛人以德奈何以此等題目贈人也故依舊志節去此語若謂府志恪遵明史則凌儒傳亦有剛節明史處新志卽依府志明史儲罐列文苑新志入儒林明史無道學理學名目而胡瑗傳又據宋史爲說事實旣應遵明史豈門類可不遵明史

耶然則簽志者亦未見恪遵

八明史也

再簽登覆者依劉志以割股爲非孝遂刪明史儲懽傳
中割股療母一事及閱新州志孝友一門依舊州志
立傳者如周溢李祐蔡耀陳宗讜黃今淮楊江蔣乘
龍陳秉憲秦定遠張彪陳仍高爰徐九章潘大成單
家謨等傳皆有割股一事何以不將此事刪去又新
州志採舊州志節婦傳中增入者如張潔張嘉正徐
宗鳳三傳何以祇因割股一事遂增入孝友至王日
強何世源何世綬李琦袁本暢徐萬侯等傳由府志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三

採入者又何以不刪去割股一事獨不思儲懽之割
股見諸明史纂州志者果宜遵明史乎抑宜遵劉志
乎想因已簽後欲登覆刪儲懽割股一條不能不借
劉志爲辭而遂忘其與新州志孝友中周溢以下諸
傳自相刺謬耳且爾等並謂明史儒林傳中多述居
喪廬墓矣則明史儲懽傳如家貧力營墓域且哭冢
夜讀書不輟等語與居喪廬墓亦無異新州志又胡
爲刪去刪明史儲懽傳中事實旣不僅割股一事登
覆者專辨割股一事蓋刪懽之割股療母易於登覆
刪懽之營墓哭冢難於登覆不得已而舍難就易此

登覆者之遁辭也如謂府志凌儒傳亦有剛節明史處新志卽依府志不知新府志儲懽傳並未剛明史新州志儲懽傳與其依府志凌儒傳剛節明史不若依新府志儲懽傳不剛節明史按明史凌儒附見楊思忠傳其中雜敘王時舉樊深方新事實故府志偶未及檢脫去儒旣復官後一段新州志儲懽傳旣妄剛明史猶辨論不已是新府志爲無心之脫新州志爲有心之剛明史無道學理學名自簽志者誰不知之所簽胡瑗傳後案語簽新志之以儒林冠諸傳非簽新志之以胡瑗入儒林簽志者於志中門類未嘗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四

不恪遵

欽定明史而明史儲懽入文苑新州志不改入文苑而入儒林可見新志事實旣不遵明史新志門類復不遵明史登覆者其何說之辭

朱逸傳

簽新志儒林載良同里樵夫朱逸係朱恕之訛據心齋先生全集中門人列傳云朱恕字光信草堰人受屢安豐李二曲集亦有樵夫朱恕傳江南通志雜類中載朱光信恕樵薪以養母每從王良聽講皆作恕不作逸賄知恕改爲逸本府志之訛新志不知據心齋

全集以更正之而復仍其誤耶

新志儒林無王棟傳

簽新志儒林不爲王棟立傳按棟字隆吉號一庵良族弟析居本州姜堰鎮少爲邑諸生性最孝每事幾諫不聽則拜諭親於道乃止嘗謂舉業雖出身階梯心學實孔曾正脉遂同林春師事伯兄良得家學之傳躬行實踐由歲貢歷官江西南豐豐城縣學兩聘主鹿洞正學書院築講院於南臺士民興起著會學十規發誠意之旨後遷深州學正乞休歸建宗祠修族譜築歸裁草堂遠近信從日衆年七十有九卒著有

一庵遺集配享崇儒祠明季祀鄉賢一庵遺集詳言之既見心齋全集門人列傳中江南通志儒林門亦
有傳此人舊志既脫新志不採心齋全集並一庵遺
集以補之非遺漏而何

新志儒林無張淳李珠傳

簽新志儒林不載張淳李珠二傳據心齋全集門人列傳云張淳字濟化號此庵本州人舉嘉靖丙午孝廉師事心齋甘貧嗜學孝親廬墓有朱鵠奇卉之瑞處弟義讓泣不異居由松滋縣尹謫判許州尋轉蘭陽縣令以亢直忤當軸復調范縣居官時闡明師學得

士民心乞休歸范人德之爲立去思碑後配享崇
詞又據二曲集中觀感錄云李珠字明祥世居秦州
以農民報充州吏事州守王瑤湖聞學有感遂棄吏
從心齋遊勇決嗜學躬體實踐以導人爲善爲功課
一時州縣書吏皂快感化遷善者甚衆珠事親極孝
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啟墳得天全錢百緡珠號
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後配享崇儒祠
此二人舊志失載新志不採心齋集二曲集以增入
儒林脫畧甚矣

新志刪崔殷傳

秦州新志刊謬

卷上

望

蔡殷崔殷傳崇禎州志雖刪去而雍正州志復採入文學
新志儒林傳後案語謂崔殷見東臺縣志故不錄則
儒林中王良王巖等傳並見東臺志一概不錄可乎
纂修曹等覆云崔殷傳本無事實劉志謂其村中老學
究冒稱理學劉萬春爲秦州鄉先達其言當必有據
故依劉志弗錄不專因東臺志有傳之故始行刪去
也

再簽劉萬春謂崔殷梅月唐珊三人以老學究冒稱理
學蓋因萬歷州志以此三人入理學與安定心齋東
崖子仁並列輒爲此言又以唐珊善行可稱採入高

行傳崔梅二人刪去按崔梅係心齋弟子唐珊亦私淑門人更崇祀鄉賢萬春概稱爲學究以至崔梅並不入志則萬春之言未爲允當故雍正州志復採崔殷入文學或有見於此後東臺志中梅月亦有傳新州志竟刪崔殷並文苑篤行均不載且登覆者以崔殷傳本無事實不知心齋門人列傳中稱殷賦性剛毅制行朴雅少聞師講學執贄就見隨悟隨行不事口耳師稱以大器扁戶浩歌誦讀暮年不倦齷司周海門造廬請益旌其門曰篤學真修居士與舊州志所載相同非若心齋集中載梅月傳甚畧是以梅月

爲無事實可以崔殷爲無事實不可試問新志所增入者其事實皆高出崔殷上乎不然何以對所刪之崔殷也

新志王襍以下十三人傳內不載祀鄉賢

簽新志儒林中王襍林春唐珊田毓芝王礪品五人仕績中王讓冒政徐蕃王紀儲洵徐耀六人以及文苑中陸舜篤行中繆嶽凡十三人皆崇祀鄉賢傳內何以不載

纂修曹等覆云鄉賢名氏專見學校祠祀兩門傳內可以不書古文家所謂畧例也諸人入祀鄉賢在明季

及

國朝康熙時州案可據舊志成於雍正年惟王讓傳內有卒祀鄉賢語餘俱不載若以爲誤其誤當不在新志也

再簽登覆者謂鄉賢名氏專見學校祠祀傳內可以不書則新舊府志諸傳末又何以皆載祀鄉賢卽新志增入之繆沅吳廷彥俞應龍劉之滂等傳又未嘗不載明祀鄉賢若謂舊志惟王讓傳有卒祀鄉賢語餘俱不載尤屬狡辯之詞案舊志田毓芝傳末云祀於瞽宗王礪品傳末云祀於鄉可見舊州志除王讓傳

泰州新志刊謬

卷上

四

外十二人中非無載明祀鄉賢者新志旣於舊志諸傳中未載祀鄉賢者概不增補又於王讓田毓芝王礪品傳已載祀鄉賢者妄行刪去尙得諉爲其誤不在新志耶

韓鯁附韓敏傳

簽韓鯁舊志儒林門有專傳新志附韓敏傳後盡刪舊志所載事實且鯁著有響泉文集傳中何以不載纂修曹等覆云舊志韓鯁傳但有鄭公法公邀聘衡文等語他無事實故附見其父韓敏傳內響泉文集舊志亦不載

再竄韓鯨舊志入儒林新志以儒林包道學則韓鯨宜於文苑立專傳舊志稱其少年穎異潛心經史文名籍甚魏太守鄭學使皆以國士許之其識力雖老學無以過乃年逾三十而歿士林惜之傳中所載事實不獨鄭公法公邀聘衡文而已新志祇載拔貢生工詩古文詞八字其餘盡刪可乎至響泉文集久已行世如謂舊志不載新志遂不必增亦無此理



